

## 星期文库

不列颠掠影之一

## 巨石阵之谜

张景云

来英国之前我曾听说,在离伦敦不远的地方,有一片神秘的史前遗迹——巨石阵。目睹过它的人都说:这是谜一样的存在。人们对这来自遥远年代的文化密码与符号,充满好奇。

大巴车在英格兰南部的索尔兹伯里平原上疾驰,路两侧是一望无际的草场,偶尔可见一群群牛羊在悠闲地漫步。铅灰色的天空笼罩着大地,视野开阔,有种苍凉悲怆之感。车上的同伴在谈论着有关巨石阵的话题,这时一位同伴指着车窗外说:“快看,那就是巨石阵吧?”大家顺着他手指的方向望去,果然见到空旷的平原上矗立着许多大石头,远远地望去,如一群被时间遗忘的巨人,在无垠的天幕下默然伫立。车里的人很兴奋,不一会儿,大巴车下了高速,在停车场我们又坐上景点里的接驳车,朝着这一片石头驶来。

庞大的巨石阵就在眼前,不远万里终于见到了,我有些激动。近距离观看,石头上被风雨侵蚀的痕迹清晰可见,那是岁月留下的脚印。几千年了,它一直挺立在这辽阔的平原上,遥望着天边,寂寞中期待着地平线上的第一缕阳光。巨大的石头最高的有近十米,最重的达几十吨。乍看石头有些凌乱,但仔细观察,巨石的摆放还是有规律的。巨石阵的主体是由几十块巨大的石柱组成,最不可思议的是石阵中心的巨石,由重达几吨的石头横加在两根竖起的石柱上,而这些石柱排成了几个完整的同心圆。

巨石阵是个令人深思的地方,站在石头之间,有一种跨越数千年的神秘与震撼。根据科学家推测:巨石阵的建造时间属于新石器时代至青铜时代,当时没有机械,人们凭借原始工具和集体协作,就能移动数十吨的巨石,这种工程能力和组织能力令人惊叹!

我们在它周围,边走边看,这时天空飘下了雨滴,同伴们急忙撑起了伞,濛濛细雨为游览增添了几分情趣,雨中的巨石阵是另一种维度的相遇。我索性收起伞,任由雨水亲密地浸润肌肤。这种彻底的湿透,反而带来一种奇妙的亲近感。仿佛只有通过这般共同承受,才能理解这些巨石所承载的时光重量。

当我们准备离开时,雨渐渐停了,游人慢慢散去,巨石阵也恢复了它往日的寂静。这片巨石,向我们展示了史前先民惊人的智慧和丰富的精神世界,却又谨慎保留着所有秘密。每一次考古发现和技术进步,都只能揭开它神秘面纱的一角,而它核心的故事,依然在等待后来者慢慢解读……

坚守,但他忽略了政治博弈的复杂性——直言不讳固然可敬,却也让自己早早被排挤出权力中心,连实现“牧养小民”理想的机会都变得渺茫。倘若他能稍敛锋芒,或许能在朝堂内更有效地推动改良,而非只能在诗词里“纸上谈兵”。这并非教人防守退缩,而是提醒我们:表达观点的方式,有时比观点本身更重要,懂得“迂回”,才能让理想走得更远。

其二,“口忙”背后的“真诚”,是永不褪色的人格光芒。即便一次次因“嘴”获罪,从乌台入狱到被贬惠州、儋州,苏东坡始终没丢了“说真话”的底色——他在黄州写下“一蓑烟雨任平生”,不是妥协,而是历经劫难后的通透;在儋州仍教百姓耕织,不是认命,而是不改“为生民立命”的初心。这种“知其不可而为之”的真诚,让他超越了“政治家”的身份,成为后世敬仰的“苏东坡”。

其三,“口忙”带来的“劫难”,是成就自我的“磨刀石”。若无乌台诗案,或许就没有黄州时期的《念奴娇·赤壁怀古》《赤壁赋》,没有他对生命“释然风轻云淡”的领悟。苦难没有摧毁他,反而让他的文字从“锋芒毕露”变得“厚重温润”,让他从“自许栋梁”的才子,成长为“人间有味是清欢”的智者。这提醒我们:人生的挫折不是“惩罚”,而是让我们看清自己并重塑自我的机会。

再想苏东坡那句“自笑平生为口忙”,忽然觉得这不是遗憾,而是勋章。他因“口”遭难,却也因“口”留下了千古诗篇;他因“口”颠沛,却也因“口”成就了中国人心中的“文化符号”。倘若让他重选一次人生,想必他仍会选择“拦不住嘴”——因为正是这份“口忙”,让他成了独一无二的苏东坡,让千年后的我们,仍能在他文字里,看见一份不迎合、不妥协的真性情。而我们能做的,便是从他的故事里学会:既要守住“说真话”的初心,也要懂得“好好说”的智慧,在坚守与变通之间,活成自己的“苏东坡”。

动。纸屑飘飞,落红满地,花的娇羞、蝶的婀娜、雀的灵动、树的茂密跃然纸上。一张张红纸被赋予了生命,扯动了春的引擎。

眨眼年关,是婶婶最开心的日子。她家的窗花好看,早就有人排队预订,新品更抢手。红艳艳的窗花随着小贩走街串巷,给家家户户增添了年的喜气。我也格外得意,从婶婶家回来总会捎回很多窗花。比起邻家门窗上象征性的点缀,我家把门窗贴得满满当当:柔软的红棉纸吊钱迎风飘舞,“喜鹊登梅”上的红花金福寓意祥瑞,每个窗格都塞满新年的憧憬,让灰暗的土坯房变得明艳照人。晴日阳光照进屋里,把窗花映到墙上、炕上、地上,整个屋子泛着一层迷人的红润。

几十年辗转,从乡村的土坯房到城市的高楼,贴窗花始终是不变的跨年仪式。只要我的指尖触及那抹红,心里那盏泛着暖光、冒着轻烟的煤油灯就会亮起,它照见的不只是窗花里的年味,更是童年往事的温馨回放,承载着对精神故乡的守候。

## ●文史漫笔

## 自笑平生为口忙

东山银杏

东坡的人生轨迹与时代褶皱里。首先是政见不合的政治根源。苏东坡并非反对改革,但坚决抵制王安石变法的激进措施——他看不惯新法中“兴学校变科举”的一刀切,写下《议学校贡举状》力陈“责实”比“复古制”更重要;他不忍百姓因“减价买灯”被夺生计,上《谏买浙灯状》劝皇帝“添价贵买”而非与民争利;更写下7500字的《上神宗皇帝书》,直言新法“小用则小败,大用则大败”,甚至用贾充专权影射王安石。彼时宋神宗亲自主持变法,反对者便是“炮灰”,苏东坡的直言不讳,早已让新党对他忌惮不已。

其次是锋芒毕露的个性推手。他少年成名,二十几岁便以“北宋开国百年第一”的制科成绩震动京城,欧阳修赞他“当避路,放他出一头地”,宋仁宗更是断言他能当宰相。这般“一飞冲天”的经历,让他自带“自命不凡”的锐气——看不惯的事必直言,不认可的政策必反对,哪怕外放多年,仍在诗词里明里暗里抒发不满。这种“拦不住嘴”的个性,在政治漩涡里本就是“高危属性”。

最后是时代环境的催化。北宋雕版印刷的普及,让苏东坡的诗作成了“全民读物”,却也给政敌提供了“收集罪证”的便利;而官员外放的两条路径里(下沉锻炼以备后用、政见不合被边缘化),他显然属于后者。八年流转四地的憋屈,让他的文字更添愤懑,也给对手留下了更多“把柄”。乌台诗案不是莫须有的陷害,而是他的个性与时代碰撞的必然结果。

苏东坡“自笑平生为口忙”的自嘲,像一面镜子,照出对后人的深刻启示。其一,“口忙”需有“分寸”,审时度势不是妥协,而是对理想的保护。苏东坡的“口无遮拦”,本质是对良知的

注又虔诚;我蹲在一旁仰头,瞅着一张张白纸连同样稿渐渐变黑。

有时见我跃跃欲试,婶婶便笑着让我尝试。我学着她的样子,盯着油灯的烟在白纸上蔓延、着色,不敢有半点马虎。窗花熏好了,姐姐的新稿子也画完了。婶婶在样稿上指指点点,姐姐又进一步修修改改,剪好后贴在白纸上一同熏烤。几十张样稿复制

## 窗花里的年味

江芝梅

完,我们急忙揭开熏好的样稿,栩栩如生的瑞兽虫鸟、寓意吉祥的福禄寿喜,黑底白花间是一种别致的艺术美感。

接下来是剪与刻的环节。我们把熏好的样稿固定在一沓沓红纸上。线条简单的,婶婶用剪刀剪;花样繁缛的,姐姐就铺在蜡板上刻。阳光透过窗户晒得后背暖融融的,我们的身影映在墙上,如剪影般随时间缓慢移

## 捉雪花

天蓝蓝

刚入冬没几天,竟飘了一点小雪花。康乐高兴地扎煞着小手,跑出去捉雪花,他捉了一朵又一朵,想串起来给奶奶当发卡,可一朵也没留住,小手儿冻得红彤彤的,像红萝卜。

奶奶连忙跑出来,俯下身把康乐揽进怀里,揣起他的小手暖一暖。康乐抬头一看,“咦,奶奶,你头上有小雪花!”

奶奶说:“那不是雪花,是奶奶的白发!”

小时候的“年”充满了仪式感:有对联的吉祥,有年夜饭的香,有新衣服的美。最难忘怀的是老房旧窗上,一张张窗花、吊钱点缀出的浓浓喜庆。

老人们讲“过了腊八就是年”,其中的深意我不太懂,只记得喝了腊八粥,哥哥姐姐就要期末考试了;考试一结束,我就跟着会画画的姐姐去婶婶家帮忙剪窗花。那时的窗花多是复制上一年的样稿,也会按当年的生肖进行修改,比如把“三羊开泰”改成“金猴闹春”,偶尔也创作新花样。

一进腊月,婶婶会估摸着我们到来的时间,提前准备好样稿,等我和姐姐一到,便开启新一季窗花的制作。婶婶先把样稿的修改点、新花样的设想交代给姐姐,待姐姐坐定开始创作时,我就围着婶婶打下手。

婶婶首先做的是熏窗花。看她把样稿铺在白纸上,喷湿贴紧,我便熟门熟路地拿出煤油灯点燃,婶婶将灯芯调长些,冒出的烟便更浓。火苗微弱,缕缕黑烟随着火苗跳跃。她把粘着样稿的纸抻平,对着油烟慢慢熏,神情专